

後村先生大全集

928
コ
19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六  
奏申狀

江西倉辭免狀 已亥

某九月十九日申時伏准尚書省遞到省劄一道除  
某江西提舉聞命震恐凜不自安伏念某罷郡奉祠  
省循未久起家子節進擢過優荷造命之記憐捧除  
書而感泣惟江右部封之廣必監司風力之強如某  
者親老家貧豈不貪於榮達望輕資淺恐未久於觀  
瞻用敢控陳仰祈敷奏特收新命俾奉舊祠得旨改  
除廣東提舉令疾速之任不得再有陳請仍免朝辭



廣東被召辭免

照會今月十四日准樞密院輔字皮筒遞到六月二十四日省劄奉 聖旨令某赴行在奏事誤渥俶頒危衷載惕伏念某素持踈拙積有謗傷獨君相察其無他繇民伍起而復用迭更度漕稍閱歲時魏闕之心雖存鈞天之夢已斷方謀引去遽辱喚歸凡情莫不艷榮餘生至於感泣詎敢飾循牆之請以自干俟駕之誅實緣庭闈久戀鄉井子職闕清溫之禮親年當喜懼之時惟有退休庶幾娛侍輒以丹赤之悃列諸清明之朝欲望教陳俯憐惕迫收還新命改俾叢

祠

除侍右郎官辭免狀癸卯

照會某今月十六日已時省劄奉聖旨劉某除侍右右郎官成命驟臨危衷載惕伏念頃叨收召俄連抨彈荷君相摧錫類之恩俾母子食祝釐之祿日有再三之循省朝無尺寸之板援敢謂除書忽頒元會武銓尤劇郎選素高儻不量負累之深乃輒蓬譽髦之列將見孤蹤之顛踣上頌造命之保全欲望鈞慈特為敷奏亟收新渥姑奉舊祠

江東提刑辭免狀 甲辰

擢自叢祠處之名部光華所被危懼靡任伏念某渚  
忝召除輒煩論列皆緣躁進自速疾顛逃空谷者四  
年無修門之一字庶磨舊玷絕覲新榮乃若起廢恩  
深祥刑責重一則公議而求全之毀二則深年非從  
政之時再三思之方寸亂矣屬當清朝開忱布公之  
始敢陳小夫揣分量已之言欲望鈞旨特為敷奏  
姑寢成命以安微蹤得旨不允疾速前去之任

江東丐祠狀甲辰

某迂踈一介擯黜累年遭逢改弦拔拭予節甫踰半  
載未效寸勞甚戀明時亦貪榮祿然大義有當引去

雖一朝不媮安重念某堂有偏慈身為長子昨離親  
膝起居甚安繼得鄉書痼疾時作秋末問安人歸竊  
知臂痛未愈某晨夕兢懼眠食俱廢昔李密有云盡  
節日長養親日短時密年四十爾某明年六十養親  
之日尤短於每登高望遠連顧雲之念撫時驚節思  
愛日之言未嘗不慷慨流涕也兼某向來立朝補外  
率以罪去入則無詞以白大人出則無顏以對親友  
皆緣嗜進且昧見幾幸今未獲罪戾之前若不早  
決歸休之計是於未路復蹈前車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陶鑄宮觀或待次便家小壘不惟白頭母子得以

檀樂亦使四方之人皆知其今者之歸出於自請  
而非為人之所驅逐可以洗滌平生之謗議保全晚  
節之廉耻仰祈洪造俯察危衷得旨不允

除匠監直華文閣辭免狀 甲辰

出命便蕃附心震灼念某近者陳情甚苦被旨弗  
俞將復求於叢詞忽晉長於繕監牢辭未徹誤渥渚  
加除官靡待於兼旬寓職驟超於四等竇遠臣之榮  
蓋近比之濶踈然某本以鄉路阻修親年喜懼若在  
外臺遂急於求去及擢延閣乃居之不疑則是心口相  
違言行不顧慈常刑之無赦尤清議之必誅欲望朝

廷特賜敷奏諒由衷之前請寢不次之新榮俾充員  
祝釐之官或需次便鄉之壘庶全晚節竇出洪私

江東被召辭免狀 丙午

某今年初五日准省劄四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  
旨劉某今赴行在奏事驟盼明命深惕危衷伏念某  
頃丐歸而弗俞復進律而因任臬事遂書於下考素  
餐莫報於上恩茲蒙記憶而予環安敢徘徊而俟駕  
惟是命義謂之大戒忠孝難於兩全而某親迫耄期  
身靡遠宦每憂想極則寢警夢靈安評少則心折日  
穿深欲覲北闕之光竇恐廢南陔之養瞻雲天而矯

首覺冰炭之交懷敢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誤渥姑  
卑叢祠或侍闕便家小壘庶幾母子相保暮齡所提  
刑下次聞以差官未審某合不合將職事交與都  
大司却於前涂恭俟回降或候正官到日交割離任  
再辭免

某昨控忱辭乞免追詔改卑祝釐之祿或分需次之  
符已三閱月未蒙報可續准省劄令某將職事交與  
都大司疾速前來奏事某非不知明時難值榮進任  
前迫於親年之高浩歸志之決伏念某頃受學於故  
參知政事真公德秀嘗言人子去親而仕所立必如

溫嶠然後可未至於嶠不可去親因以其言推之如王  
尊叱馭仁傑顧雲皆未至於嶠也况下於此者哉某  
端嘉以來雖泰麾未嘗一任使家今大馬之齒六十  
而偏親八十六矣尚且遠宦不歸追懷德秀緒論歷  
歷在耳非但子職有闕師死而遂背之亦名所不容已  
除恭稟省劄指揮於七月初九日交割起離外欲望  
鈞慈檢會某前申併賜敷奏改授祠廟或待闕州郡  
如未蒙俞允亦乞公朝給假省親某見於信州以來  
聽候回降須至申聞者得旨不允令疾速前來奏事

辭免府少狀 丙午

某七月初九日解江東提刑司職事十八日離饒州  
准省劄備免某名命奉

聖旨不允疾速前來奏辭事某已於當日望闕祇受  
二十五日行至信州准劄劉某除太府少卿出命過  
優拊心增悻惟列寺亞卿之選待立朝久次之人某  
雖頻年忝郎監之除無一日綴班行之未况引去莫  
能感動而喚歸尚未對揚甫行次於中途已擢貳於  
外府自覺越序迂之格人將有速化之譏欲望朝廷  
特賜敷奏俾以舊銜而入覲寢茲新渥於已盼儻管  
見之有禩則甄收之未晚所有新除恩命未敢祇受

得旨不允

辭免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狀 丙午

照會某伏准省劄備奉御筆劉某文名久著史學尤  
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焞等同  
任史事者播告初傳驚疑靡措惟國家之曠典待賜  
屋之遺才遠則陸游受知於孝皇近則心傳被過於  
明主然二人之迹作通四海以流傳顧如鯁生莫望  
前輩早緣薄技遭具錦之中傷晚面清光蒙玉音之  
嘉獎甫奏芻言而退已聞奎畫之頒繇任子而錫儒  
科起俗吏而二冊府仍以信史屬之諛聞方明廷集



儀鳳之才使沒學東獲麟之筆事既創見衆皆駭聞  
某上感君父如翼之思下畏朝野指目之議倘昧循  
牆而力避將包撻市之深慚已則有處非其據之憂  
人亦起適從何來之謂是用剗肝漉懃頓首牢辭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亟寢新命俾仍舊官餘願以衰暮之  
餘生別効繁難之粗使所有思使未敢祇受得  
旨不允

再

照會某昨准省劄備奉御筆劉某可特賜同進士出  
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焞等同任史事遂具辭免伏

准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續准省劄備奉 聖旨劉

某兼國史院編修官寶錄院檢討官者懇避不俞寵  
光狎至父陳怵迫仰冀矜從某竊惟更化以來擢才  
尤濶今以稀濶之典加諸庸常之人雖獎拔出君父  
之異思然辭受乃臣子之大節昔呂著王安石召試  
館職不就夫二公以由高科而名試券內之物也然  
且辭之某以門而錫第入館券外之物也偃然當之  
則是貪切高華之選無辭遜羞惡之心使中外之人  
皆曰紊流品辱科目賤名器實自某始厥罪大矣哉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前後恩命令供舊職庶幾

小臣量已之義免累聖主知人之明得旨不允

三

庶僚除授止於再辭異數超踰忘其三瀆伏念某前  
畧援陸李之事今細考史課所書皆錫第於初年而  
纂史於晚歲事既有漸衆遂無譁今此三命之頒萃  
於一朝之頃若披襟而當前一輩稀濶之盛舉學執  
簡以從諸學士之筆削之後塵已心自覺不安物情  
詎以為允欲望朝廷諒其忱切賜以敷陳寢盡優恩  
免才清議或與痛裁於新渥庶幾少穆於師言得  
旨不允

四

三辭異數復閱俞音自顧么微不應瀆告但某竊見  
向來局吏蓋有士人被選者如曾鞏辟陳思道之類  
近歲杜游曾三異之流皆起韋布領校勘惟某所被  
恩數大優實不敢當望乞朝廷特賜敷奏令某以  
太府少卿兼校勘俾得廁迹館中諸學士下陳服勞  
鉛慚少助涖涓其賜第少逢恩命欲乞亟行追寢庶  
幾事體叶宜觀聽不駭得旨不允

辭免兼殿講第一狀

萃此殊恩卑之庸品一聞宸翰交戰危衷瞻言前修

有在茲選元祐則呂希哲之比乾道則張拭其人用  
能名儒林芳流國史如某者久抗走而為俗吏祖涉  
獵而非醇儒方冕旒日御於緝熙而旃廈明未於鴻  
碩倘使淺聞之士驟陪晚講之聯在明時非所謂邦  
家之光在小己慄乎如淵谷隕決難冒受惟有固辭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授名流既穆僉言  
亦安愚分得旨不允

二

聖主滋欲引以自近愚臣實難強所不能豈勝踟躕  
之危洵有嘯喘之請竊謂紳書石室凡稱博聞彊記

之士皆可能開卷金華非有能陳善閉邪之學不宜  
預茲兼能事必也名儒某講貫未深見聞尤寡尚不  
敢當史筆之纂述將何以裨帝學之緝熙必至貽笑  
笑旁觀上孤親擢欲望朝廷特賜敷察由衷之忱懇  
寢不次之誤恩既免為昭代之羞小臣所守亦不奪  
小臣之所守得旨不允

三

昨辭免錫第小逢之命者四兼崇政殿說書再者伏  
准省劄並依屢降旨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仰惟  
威命不敢久稽除已於十一日請秘書省供職訖伏

念其本緣文史誤被親擢其于經學實非所長所有兼說書恩命欲望朝廷特賜寢免仍乞今後免兼他職俾得專心史事少効使令

辭免兼權中舍狀

照會某伏准省劄備奉御筆劉某暫兼權中書舍人者奎畫洊放危衷交戰竊惟書命之職宜屬才敏之人曾鞏占紙律書而可傳劉敞立馬一揮而已就雖云攝乏亦必當仁如某者舊聞久荒拙思尤鈍凡片文隻字狂簡之作皆積日累月鍛煉而成蓋山林枯槁者之流於朝廷潤色而奚取若使不量淺膚冒處

高華非惟包越俎之羞又將起斷臆之誚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誤渥改卑英髦以重詞垣以揚朝廷得旨不允

第二狀

被命不俞拊躬靡措伏躬念某昨奉御筆令與尤燭同任史事燭在職日久所撰天文志已有次序某在職日淺當撰地理志關會書籍未齊每以閣筆為愧今燭自吏侍改工侍捨據就聞以便修纂某乃越俎代庖攝贊書命非但文思素鈍亦於史職有妨揣分量才委難冒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亟收前命俾某

且於史局服勞以奉初詔得旨不允

乞免行上四房申省狀

照會某省劄以劉某辭暫權中舍職事奉聖旨不允已再具辭免外又准省劄令某行上四房文書某契勘上四方例屬長廳吏侍趙汝騰新擢法從久居詞掖實為長廳前代所謂閤老也合行上四房某係庶僚庶官時暫承乏合下四房若不申述幾於倒置此事非但闕某辭受之小節實係朝廷職守之大體欲望鈞判令某且行下四房文書庶叶事體亦安愚分

除寶文漳州辭免狀丁未

某三月初五日准劄奉聖旨某除直寶文閣知漳州填見闕者驟聞新渥駭愕失措某昨者名對誤蒙聖知旬月之間獎擢不次某自以受明主不世之遇感泣圖報奏疏之所條例講義之所發明贊書之潤色故事之所援引錄黃之所論駁皆為君父辨姦皆為朝廷去凶藁卓具存冕旒洞照然而上不見享於朝行下復不見察于輿議良由某動而得謗命則使然仰荷寬恩放還故山母子相保不啻足矣乃若昭陵奎閣清漳便郡皆非逐客所敢當者某曩使江表力泣乞此州其時仲弟无恙叔出季處謂可更娛侍不

幸仲弟天逝老親悼念眠食大減一家憂懼不知所為某方且躬率子弟左右寬釋漳蒲相距雖止數程既不可偕行又不容獨往重念某去秋榻前力求反哺玉音勉留朝野共知猶不能免人之議今幸已歸膝下而躬于職庶幾昔之虧者可全若更貪戀榮祿去親而仕則今之全者復虧真為名教中罪人矣事親如此何以事君况清明之朝尤重牧守焉可以承流宣化之寄屬之遺親後君之人哉謹憑肝胆飯投化治欲乞敷奏收回前件恩命或畀祠廩以助甘旨之奉實出大造生成之賜得者不允

再辭免

某昨以偏親見年八十七歲力辭除職與郡之命四月二十六伏准省劄奉聖旨不允仰惟君父使令雖湯鑊在前亦不當避况便郡見次人情歆艷而不可得某但恐莫稱惟良之選豈敢謬為不情之辭實緣親年如此迎絜挈絕難若單騎之官是以孝養有闕之人任千里風化之寄何以宣詔條而見吏民哉惟有哀命大造乞賜敷奏念某有可矜之情察某无可赴之理亟收新渥或畀祠廩稍全士子之晚節免為名教之罪人某下情無任戰懼俟命之至得

旨除直龍圖閣依所乞與宮觀

回申免辭朝

某昨蒙誤恩除某直寶文閣知漳州填見闕尋且辭免未准回降間續准省劄三月三日奉

聖旨免朝辭疾速前去之任緣親年八十有七私計不便除已再具辭免外須至申聞者

除宗少辭免狀 戊申

照會某正月十六日承興化軍轉遞到漳州遞到樞密院晏字皮匣省劄一道奉聖旨劉某除宗正少卿者惟麟寺之亞卿實鵷行之高選省愆未久得寵若

驚以何才能當此褒擢伏念臣粵自端平之初襁屨慈母之暮齡左右就養十載有餘中外任使五考而已及予環於江表復就袖疏於榻前君父知某有徐庶之言或者怪其无令伯之表仰荷上恩之極貸俾供子職之清温雖菽水之懼無違然桑榆之年可懼甚戀明時而誼母容出甚愛便郡而勢不可行蓋臣子之大端惟忠孝之二字昔犯顏還詔嘗以名教而責人今舉足忘親寧免惡聲之反爾輒上丹悃冒扣洪鈞欲乞敷陳亟行寢免戲老萊之彩願畢餘生結仲由之纓豈无他日得旨不允

再

子職攸拘力辭進擢君恩未替曲示招徠睿聽藐才  
九重之高微躬稟然再命而樞重念某親年當可以  
懼之際禮經有不從政之文曩補郡尚哀鳴而輟行  
今造朝乃奔走而就列則是陰有彈冠之意易為扇  
枕之言謗咎叢興行檢君盡喪通國皆稱為不孝終  
身莫滌於此名欲望敷陳亟頌俞允俯憐垂暮俾養  
志於餘齡苟未溘先願移忠於他日

除舊職知漳州回申狀

照會某昨再辭宗正少卿恩命伏准五月六日省劄

奉聖旨某依舊直龍圖閣知漳州替李昂英闕仰見  
公朝未忍投閑置散之意某去歲蒙恩部符郡方闕  
守被旨趣行有妨親養所以力辭今茲尚待遠次遂  
可一意奉親已於當月二十五日望闕祇受訖俟待  
將來闕到別伸香火之請須至申聞者

除秘撰福建憲辭免狀 戊申

論撰秩高平反寄重一朝並命七聚皆驚戒故老之  
記聞以鄉部為稀濶矧如直指之任宜得剛腸之人  
某特身小廉賦性多可屢秉使傳之舉刺之能名晚  
攝詞垣無封還之顯迹私計願安於水菽申勞辭獲



寢於弓旌特畀左符尚須遠成屏居窮巷非有季子  
買臣之心就建臬臺忽在范滂王尊之選倘但貪衣  
繡持斧之寵不知遠維桑梓之嫌將速噴言重隳晚  
節欲望諒其惻怛賜以開陳迎親而徃福唐敢擬蔡  
襄之事奉母而歸陽翟妾希揚億之風

除秘監辭免申省狀庚戌

照會某准樞密院遞到存字號黑牌皮筒十年十二  
月十一日省劄一道三省同奉 聖旨除秘監書日  
下前來供職某叱承詔札趨長仙蓬顧暮景之摧頽  
被新榮而戰駭伏念某向受知君父接武英髦預東

觀之討論捫西垣之封駁誅巨姦而奮筆螻蟻之臂  
獨當賣明主以來求明大馬之心不忍蒙存補益事  
已挽回尚責詞臣而求全似為權相而報忿然南面  
終南回首觚稜常繞於夢魂楚澤行吟玉座未忘其  
姓氏升朝班於金掌將使指而綉行及纍然哀豎之  
中復訪以汗清之事孤思至此投淚何言枕塊之禮  
甫終予環之命隨至遂繇草野重領石渠而某幽憂  
三年沉痾九死名不俟駕固威命之莫違殫未成聲  
覺餘哀之猶在况位置高則必允天下之公議辭受  
審乃不為名教之罪人輒控異函冒干化治欲望教

陳危惓寢免除書倘未容掛神武之衣冠亦姑俾奉  
祠官之香火

辭免兼直院奏狀 辛亥

臣今月二十四日恭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劉  
某兼太常少卿兼直學士院者寵光存至謏薄冒任  
伏念臣隨名節而起家携束書而請闕驟叨獎拔不  
俟對揚深惟九重特達之知豈非千齡稀濶之遇退  
而自揣凜乎未安與其忘分量貽笑於市朝孰若以  
情實自歸於君父蓋頌壘之弄印俾文館而代庖故  
府舊典禮經之存同列有議郎博士之助尚堪龜勉

仰奉使令至如禁林以待宗匠億負時望石介乃致  
其文軾冠制制科韓琦尚難共進於皇聖上尤重詞  
臣比年以來久虛此選又况燕閒肆筆煌々雲漢之  
章英俊如林燦燦奎星之聚寧無大手可望未光  
臣曩贊書了無新意旁觀莫掩已試可知加以三年  
不治筆硯之餘一病僅延喘息之後遺編久廢未暇  
溫尋殘錦無他多安能潤色倘貪帶錦而冒受將為  
明時而起羞欲望春慈俯矜愚惓映藜閣上姑令讀  
未見之書視草禁中宜改厲能言之士所兼太常少  
卿臣已前去供職外有直學院思命乞賜寢免

再辭免申省狀

某近具奏辭免兼直學士院今月二十七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不允者俞音尚閣忱悃未孚遂忘三讀之誅冀動四聰之聽以摘文地還視草才難思溢則起春江上水之譏詞燕則貽拙匠血指之笑如某者兼有二患了無一長倘以山林小家數之文施諸朝廷大典冊之用設有非除常除拜不測傳宣勅使倏臨院吏傍趣一辭莫指百醜具呈非徒災身抑且辱國此先朝張方平所以有當自量度之戒而後近世葉適所以必力辭兼直之除矧如後學之么

微莫企前修之萬一刻肝滌請頓首固辭欲望教陳並行寢免繩樞草舍愧非修鳳之才金馬玉堂引選提鰲之手

辭免兼殿講奏狀

臣今月初四日恭准尚書省劄子備奉御筆劉某王摛兼崇政殿說書者渙渥游頌震驚靡措竊惟旃厦乃陳善閉邪之地朝廷多通今博古之儒曾謂諛聞乃切親擢伏念臣少雖專苦晚益怠荒頃逢負辰之知嘗尾執經之列自愧賦生之淺陋莫逃聖主之高明方王求多聞既旁延於鴻碩意愚有

一得俾常侍於燕閒然而念舊者君父之仁量力者  
臣子之義倘濫陪於誦說將奚補於緝熙欲望眷慈  
收還誤寵姑容未學安芸館之校讎別選譽髦備金  
華之顧問

二

某今月初七日准尚書省劄子以某辭免兼崇政殿  
說書恭奉聖旨不允者某昨陳引避之忱未奉日俞  
之詔雖外貪於光寵然內省於空踈當明師在廣廈  
之時奚庸未至誦君德由經筵之語安敢冒居欲望  
朝廷特為敷奏別選通經之士仰裨典學之功

辭免修史奏狀

臣五月十二日伏准劄子五月初八日奉

聖旨四朝國史已進帝紀志傳等尚未修纂可令趙  
以夫劉某同共供任責以全國家大典日下條具聞  
奏日者奎畫驟頒危衷滋懼茲事體大非臣謏薄所  
能負荷在昔神宗皇帝嘗命曾鞏合五朝國史而鞏  
辭不敢當孝宗皇帝亦惠九朝國史諸志重復命洪  
邁合之而邁終不能就以鞏之學職邁之記問然猶  
不能奉詔成書仰副二祖之意况如臣者見識寡淺  
記問荒踈曩被宸翰令與尤煇共事閣筆之羞見於

已試矧今史院上有元老大臣提綱次有法從鴻儒  
秉筆下有臺閣英俊庇職其間臣才劣位卑僅可充  
編修檢討之一員之數何足以鋪張中興之偉績稱  
塞明主之隆委哉兼臣見若旋暈其證頗重服藥未  
愈謹力箋天期於得請冀垂聖鑒俯察愚忱改畀當  
材協成鉅典

二

某近具奏辭免任責修史四朝志傳等續準尚書省  
劄子備奉 聖旨不允者未奉帝俞洊陳愚悃伏念  
某奮身凡品受上異知拔諸益簿書之麓官寘之言

語文字之華使赴湯蹈火亦報禮之當然况弄濡毫  
乃平生之至樂豈不貪承威命趣赴涓埃顧業廣而  
功崇信史事而體重宜屬當世鋪張闕休之大手仰  
副明緝熙鴻烈之盛心而某舊旣荒宿恙復作雖欲  
起趨執簡之列其如方困採薪之憂伏枕矢詞扣昏  
漚請欲望矜其迫切賜以敷陳別東三長之通儒共  
成一代之鉅典

辭免兼史館同修撰奏狀

臣今月初三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趙以夫兼史館修撰劉某兼史館同修撰者臣

猥以儒生誤蒙親擢俾參史筆力辭至再竟闕俞音  
已同吏部尚趙以夫聯名條奏史事安敢復為辭巽  
竊見昨來秘書監尤煇奉詔纂史止是兼編修檢討  
官今臣官序與尤煇同設居修撰之列寧無趙獵  
之譏欲望聖慈將臣新除同修撰指揮特賜寢免只  
令以編修檢討官繫銜庶安愚分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七

奏申狀

辭免兼侍講奏狀

奎畫倏頽危衷增悻伏念臣奮身冗鎖逢世休明兩  
嘗執卷於邇英久已荷鋤於故里晚隨環召驟尾橐  
班暮景迫而強殘骸舊聞荒而無新意素非大筆尚  
恐包血指之羞復待細旃安敢望清光之未倘不自  
量其盈滿偃然冒處於高華恐速疾顛有孤親擢仰  
祈睿鑒特寢治書別求博洽之儒俾就將來之學

辭免申省狀

敢披瀝血悃乞憐君父欲望聖慈將臣所兼中書舍  
人職事改畀材學富有精力強勉之人臣免曠瘵之  
誅公朝賴潤色之助臣本俟進講日分控告於旒宸  
之前緣後省不時書黃豈容頃刻失職伏乞春慈早  
賜處分

辭免除兵侍奏狀

辛酉四月

疏渥過優循涯增懼伏念臣昨叨名擢濫綴論思疊  
五組之光華蔑一毫之著見所掌者五符尺籍且不  
善於簡稽况責以九制二麻又豈工於潤色加以福  
分有限節力不任數職之中外制尤兄朝頒放除目

免贖力陳俞音尚闕伏念某所兼三職已極天下清  
選今又使之勸講雖工宗鉅儒所不敢當某有何才  
學可以上答聖知下穆師言以量一羽之微負載千  
鈞之量重其顛踣也必賢某不敢游竇宸嚴欲望公  
朝特為敷奏收還誤渥改畀當仁

乞免兼中舍奏狀

臣寒遠微生誤蒙聖知使之攝貳夏卿且兼兩制近  
又叨恩勸講以一身而疊五組福過灾生舊苦疲暈  
忽又發作自覺心神迷亂文思遲滯緣上四房制誥  
最為繁冗今積詞頭已多西掖非養疴偷安之地用

敢披瀝血悃乞憐君父欲望聖慈將臣所兼中書舍  
人職事改畀材學富有精力強勉之人臣免曠瘞之  
誅公朝賴潤色之助臣本俟進講日分控告於旒宸  
之前緣後省不時書黃豈容頃刻失職伏乞春慈早  
賜處分

辭免除兵侍奏狀 辛酉四月

疏渥過優循涯增懼伏念臣昨叨名擢濫綴論思疊  
五組之光華幾一毫之著見所掌者五符尺籍且不  
善於簡稽况責以九制二麻又豈工於潤色加以福  
分有限節力不任數職之中外制尤冗朝頒放除目



暮出贊書自前輩皆言其難故先朝必試而授臣昔猶矍鑠今已耗昏昨因史藁之浩繁不覺詞頭之積壓既慙臣敞能一揮而立成欲清君房恐榜觀之竊哂遂使自箋於危惘乞改畀於英髦仰荷至仁俯從微願方幸少輕於蚤負豈知重沐乎龍光始佐卿姑令攝之忽承天獎驟使落權於歲月則無積累之勞以文墨則無諷議之益倘不自知止足但慕進遷且上連司敗之誅下受公論之責欲望 皇帝陛下憐臣垂老察臣由衷特寢新綸俾仍舊貫寔出天地生成之造

再辭免奏狀

疏雖澀惘詔未賜俞伏念臣斗筭小才桑榆暮景名還未久取數過多近有採薪之憂力辭判花之筆荷聖主之聰明洞照察愚臣之筋力已疲稍省文書得親湯液赦臣曠職延臣殘年臣之所求不過如此今乃因攝乏之故加為真之治無勞而驟遷求損而反益奚異馬力窮而馳板不止鼠量溢而飲河未休臣受之而何名人問則無以對遠稽孔聖戒得之訓深味老氏知足之言與其速化以延後災孰若徐行而保晚福臣竊見趙希文至由貳遷長尤煇落權出於

命之後堅辭不拜臣雖不敢望古人如希聖與疇臣昔嘗與之比肩以事陛下謹援二臣之例再瀆君父欲望 聖慈將臣新渥特賜寢免且令以舊銜供職

三辭免申省狀

溫詔未俞懦衷增惕竊以仕路莫榮於入從朝蒙先尤重於落權或以行能之高或以歲月之久某於此二者咸無一焉而又筋力已疲心思亦竭外雖強勉內切兢危服勞於筆硯之間了無新意率舞於軒墀之下常恐疾顛荷明主眷知之深恨孤臣福分之薄惟有早退或延殘年今若不揣衰癯但貪寵渥非

惟昧先民陳列之訓寔亦有嬰免傷飽之憂某賤微不敢洩瀆冕旒欲望公朝特賜敷奏照某前奏姑寢新除令以舊銜供職

辭免除仍兼中舍奏狀

臣令月二十六日伏准省劄備奉 聖旨除臣兼中書舍人者臣疊被選論益深危懼臣以二十四日出闕送客忽為寒溫濕所乘左股作痛筋脉孿縮不能履地二十五日自當待經延不免謁告一日初謂偶然便可平復既而所苦愈甚服衛僧藥未效擬求寬假將理適學士院先擬吉日降制奉 御筆點用二

十七日臣遂未敢有請茲捧除目感涕交零臣詞藝

最出流輩之下而擢用每居英俊之先夏初困患疫

暈不能友吾兩制哀鳴於朝乞解其一聖恩從欲臣

既省一半思索始獲親近湯液以延餘齡忽叨誤

渥俾之再兼若昔者病今日愈臣當踴躍奉詔不幸

臣所感寒濕甚重呻吟痛楚生意索然若更旬日不

愈則臣遂為廢人豈能強支離之殘骸叢清要之美

職哉臣除已別狀乞給朝假將理外所有仍兼中舍

恩命不敢冒受欲望聖慈察臣血悃改畀英髦

貼黃

臣伏見軍器監吳堅著作佐郎兼右司馬廷鸞博雅  
工辭令剛介有節守士林推重若蒙

聖慈俾掌書命足為國華臣雖老病不敢蔽賢伏乞

睿照

再辭免奏狀

臣八月二十七日具奏乞免兼中書舍人職事至二

十九日准省劄奉 聖旨不允者臣愚忱已竭聖聽

未愈自量有愧三字之除烏可備禮一辭而止又况

未出綸而先病再疊組而奚堪臣切見韓愈評王仲

舒云帝思其文復使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遂出

為江西觀察使按仲舒再掌書命方五十餘乃職火  
不宜老臣才不及仲舒而年則過之既司內命又主  
贊書不能為典冊之光華徒聖妨英俊之塗輒見以  
足疾蒙恩賜告輒敢扶僊稽箋天欲望 聖慈聽 臣  
免兼改畀當仁

乞引年奏狀

臣輒歷丹忱仰干洪造 臣前自柱史去國灰心十年  
化弦初更魁柄改枝屬猥以蒙憶記重忝徭徕暮年  
於茲凡朝廷美官曰侍從曰詞臣曰經筵曰史館 臣  
徧歷之並游英俊皆有以自靖自猷惟 臣踈拙百無

能降解徒以片文隻字誤簡 聖知遇主如此磨之  
犬馬猶戀軒墀非獨不當言去亦自不忍言去然 臣  
年已七十五早衰多病辛亥九月兩乞掛冠堂案可  
考今去辛亥又十有一年病隨老至飲食減少筋力  
全乏拜起尤難常語同列恐不測顛踣於大廷廣象  
之間起為近臣羞春夏以來心思猶可勉力自八月  
一病之後精神儻恍忘前失後每作小心文字冥搜  
不能成章自度向去光華能有幾何用敢哀鳴  
於君父之前欲望 聖慈察 臣寔老實病許 臣引年  
納祿放還山林 臣未填溝壑以前尚能與田夫野老

鼓腹擊壤歌詠聖德實戴天地父母曲成之造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自端平初元至今四塵朝列丙申忝樞屬省即丙  
午火蓬西掖辛亥忝右螭內四制皆以罪去今幸未  
罪戾望聖恩哀憐從臣所乞使朝野之人皆知者之  
歸出於自請足以瀟洗三黜之差結累一生之事臣  
死且不朽伏取 聖裁

二

臣昨具奏乞引年納祿伏奉 詔書不允者臣告老

已遲箋天未允輒忘再瀆之誅莫悟四聰之聽伏念  
臣粵從先世罕至高年臣祖父夙叔祖朔事孝宗為  
館職年皆不滿五十先臣彌正事寧考為權侍郎年  
止四十有七臣才學不才及祖父萬一而官職年壽  
皆過之物禁天威神靈害盈凡人福分各有分限劑  
臣忝竊至此尚不知足以何為足惟有君天可以析  
哀欲望聖慈察臣由衷許臣歸老庶幾臣生有見魯  
衛之士歿可以從先大夫於九原非惟粗全晚節亦  
不為明主親擢之羞

辭免除權工書奏狀 壬戌三月

臣今月初八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御筆除 臣  
權工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者伏以驟頒奎畫  
交戰危衷伏念臣白首還首朝素殫職職未及兩載  
已叨五遷明主好問好言兼屈群策諸臣自靖自獻  
獨無才長去秋已以來引年者再雖 聖恩逾厚曾  
禮貌之未衰然物議交譏謂耆老而不謝擬續掛冠  
之請忽陞曳履之聯以猷納則迂疎以辭令則蕪拙  
有何才學冒此寵光事功薄而取數尤多分溢量而  
貪得不已人將責備神亦害盈輒避卑忱仰干穹聽  
伏望 皇帝陛下曲垂聰鑒姑寢除書勿拘反汗之

小嫌俾遂骸之初志

再辭免奏狀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新除權工部尚書兼依舊恩  
命特奉詔不允者箋天未允踏地虛容臣所以不敢  
低徊貪寵冒昧拜命者其說有三年事向高筋骸非  
昔行則蹇澁拜則喘汗每趁朝參侍講說常恐顛踣  
於軒墀之下臨大不恭上費君父保全一也繆兼兩  
制以詞翰為職而晚年健忘遇演綸視草或用事不  
省出處或作字誤寫偏旁常慮傳笑四方為國起羞  
二也上世以來不高爵出高爵者老 臣為貳卿垂八

秩每竊憂懼今又使長冬官決非窮薄所能負載三也臣受明主異知感清時難遇向使尚堪驅笑豈敢陽為異避情實如此欲望 聖慈取臣去秋與今茲兩奏更賜一覽收四新渥許臣告老或照近日鄧垸例與臣外祠俾佚餘年而全晚節實出天地父母生成之造

三辭免申省狀

某今十月十三伏准尚書省劄子以某再免新除權工部尚書備奉 聖旨不允者依已降詔不允者巽辭者再莫動四聰蒙瀆至三更呻一喙美官乃舉世

同美者鯁生豈與人異趣哉寔以危衷具如前疏侍經丹地嘗力乞於殘骸奏記黃扉每欲尋於初服懇祈未遂獎擢有加外竊殊榮中包厚愧自憐進退之維谷不敢輦繁而箋天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察還山之微志停起部之峻除俾全晚節而歸寔戴化鈞之造

辭免陞兼侍讀奏狀

臣今月二十四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御筆除臣兼侍讀者伏以疏渥便蕃拊窮戰惕臣自丙午辛亥以至於今三侍經惟恭惟

皇帝陛下臨御久閱理熟五帝三王之行事優為之矣六經諸子之格言深造之矣其於道德性命之蘊粵義利理欲之界限講之精且詳矣宜得揚時尹焞胡安國朱震之流以輔緝熙以備顧問臣於經學尤為淺膚加以暮年耗昏舊讀遺忘臨當進講率是依傍注疏祖述陳言了無新義譬如寸筵之叩洪鍾燭火之望太陳每瞻威顏面汗心愧今乃宜去而遷由講而讀上不量能而予之下不量已而受之臣罪大矣况陛下通者方以此職命前相舊弼命風憲之長今亦使臣君之如輿論何欲望

聖慈特寢新綸俾仍舊貫庶安愚分

再辭免申省狀

某近具奏辭免陞兼侍讀伏奉詔書不允者某抗章雖切拜詔弗俞某切惟執經乃承學之至榮勸讀尤通英之高選粵若我朝故事率用老儒宿師如某者僅涉獵於古書未研究於理學久塵講說奚補就將重席之寵驟加垂車之志莫遂戒之在得既害廉隅行不顧言寧逃清議蒙瀆懼干於旅旒宸選巽函仰叩於公朝欲望賜以敷陳許其辭避庶安愚分免至疾顛



乞以楚王伯旰遺事宣付史館奏狀

臣昨准中書門下省送下詞頭一道望弟太師武康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嗣榮王與芮故曾祖太師齊國公追封楚王伯旰可特賜謚孝節及恭親宣諭丞相聖旨昔聞慈憲之言楚王隨二聖北狩虜令役昨因守者假寐舉唐以斃之遂航海逃歸於越此其節也又自越之汴取父母之柩復歸之越此其孝也有此異績所當褒表可諭詞臣又再宣諭丞相聖旨楚王斃守者後隱其姓名能駕舟楫虜令掌管被擄人船曰語衆曰我等俱欲逃生及岸各令避遁活

者萬衆可因告詞添入此意臣以非才猥攝書命所草訓辭常患無所據依今聖訓諄詳如此謹當據定著之贊書惟是楚王忠孝大節冠紀古今照映穹壤非一詞所能周盡臣東筆起草供進外欲望聖慈宣付史館以楚王前件事迹就國史立傳昭示千萬世永為臣子軌則謹具奏聞伏乞眷照

壬戌乞引年奏狀

臣海嶠孤生遭逢明主由任子而特賜儒科起俗吏而徧塵清貫持片文隻字而誤叨睿獎晚蒙淵衷記憶擢之於十年間廢之餘寘之兩禁論思之列所

歷之官皆老師宿儒不敢嘗者在臣可不世之過矣  
 犬馬猶戀軒廡况臣久侍清燕何忍言去實光陰垂  
 暮筋力已憊此於六月二十九日發策玉堂執筆起  
 草自嘆衰憊常與同院臣洪勳言欲告君父求去既  
 而適值陛下追悼貴主未敢有請臣辱軀每遇寒  
 暑燥濕之變必發病於春夏尚可友吾偶在秋未常  
 是委頓歲歲如此今已秋高深恐發作無時顛踣一  
 旦於玉階之下細旃之上噬臍莫及欲望聖慈察  
 臣入仕五十四年今已逾七望八以求退非有  
 規避特示聖恩許臣引年納祿使及新涼未寒之

際扶曳還里臣生當繫壤沒當結草以報天地父母  
 之造

小貼

臣惟朝臣求去者率是請郡或詞臣所乞只是掛冠  
 別無希覬竊見故翰林學士李韶與臣有瓜葛素友  
 善其去也蒙陛下賜扇韶嘗出示以誇臣不獨臣  
 羨之士大夫見者莫不歆羨臣視韶無能為學役然  
 久塵從班今茲之去年事又高於韶妾意援韶故事  
 乞賜臣御書扇一柄使臣懷之以歸以白家廟以  
 誇魯衛之士比之得郡與祠其榮萬倍冒干天威臣

下情無任席藁俟命之至伏乞睿照

辭免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奏狀 壬戌八月

臣昨乞引年納祿准省劄備奉 御筆忽覽來奏求

退甚勇詞垣經幄正資文儒輸情甚真難奪雅志特

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替全槐卿 缺渙旆初揚震

驚靡措載念臣之告老異乎人之具文去歲以來累

疏可覆 陛下處法宮之內洞知群下之情以大

君之尊而不奪匹夫之志察臣蒲柳之質已悴憐臣

牛馬之力已疲賜臣骸骨以歸田里臣且驚且喜感

極涕零即以歡躍舞蹈解去五印趣裝治行惟是恭

讀宸翰嘉獎微臣聽其引去之外有特除寶章學士

知建寧府旨揮臣內自循省跼蹐不安蓋累朝奎閣

有直學士潛藩牧守必重望必能臣臣以攝冬卿而

除直學士超獵太甚一不安也求休致而忝左符也

昏眊而挂仕籍二不安也臣雖以退為喜又以榮為

懼欲望 聖慈今臣依律謝事收回寶章閣學士知

建寧府 恩命使臣得返初服歸為擊壤之民寔出

君父始終生成之造

再辭免奏狀

臣近具奏辭免 御筆特除臣寶章閣學士知建寧

府伏奉 詔書不允者優詔春溫危衷冰戰伏念臣  
雖在辛亥已嘗兩乞休致庚申造朝以來轉覺龍鍾  
又嘗屢溫前請茲蒙 聖主察臣真寔許辭禁嚴而  
去垂垂八秩遂獲生還田里君父之思臣過天地之  
報君父之無毫髮得宸翰詔旨藉手南歸足矣至於  
峻職名都寔非臣之所敢安前奏固嘗自箋不敢求  
郡及祠今若兼取熊魚惜於辭受則是言不顧行行  
不顧言名曰求退寔則邀榮必為清議譏貶必費  
聖恩保全欲乞睿斷將臣所忝新命亟思寢停使臣  
受之而安人亦無得而議臣苟未溘先尚能作為詠

歌詩以歌詠太平以贊祝 聖壽

三辭免申省狀

某伏準尚書省劄子以某再辭免 御筆特除寶章  
閣學士知建寧府備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者伏  
念某早日述遭暮年遭際論思遂跨三載補報寂無  
一毫茲迫耄及之期請致君事而去荷聖世不違於  
物性使老生獲返於山林宸翰賜褒除書超等乾坤  
施大淵谷懼深惟是奎閣隆名潛藩重鎮以優德望  
以處賢勞乃俾之力求休致之人恐或者必有僥踰  
之議兩疏未蒙於俞允三思徒切於凌兢欲望朝廷

特賜敷奏寢免職名於郡寄俾之掛冠而歸寔出隆  
天厚地之賜

甲子乞納祿奏狀

臣某昨塵蒙從班誤東宸眷及迫耄期而求退過蒙  
明主之閔勞峻職左符同時並命以至摛揆奎文於  
寶篋匪頒御府之金壘歷考前修罕逢異數昔惟張  
詠近則李韶臣懷此而歸死且不朽元斷憲攬衣  
之窘有飯藪蔬飲水之安雖作閑人尚貪聖世而臣  
分已極筋骸轉衰自入新一跌以來加負痛十旬之  
久呻吟不絕臥起須扶過家廟之奉嘗與先塋之展

省孫曾四世俱下拜以敬其老病餘生獨立觀而跛  
倚龍鍾之狀遠近知靖思灾厄併集傷軀良由姓名  
猶挂於仕版惟有納祿庶幾延齡用仰贖於冕旒非  
取求於帷蓋所願者還笏垂車之舉寔在聲鍾給聘  
之前倘籲天而賜俞則沒地而無憾臣區區血懇乞  
降 聖旨許臣守本官軀職致仕豈特保全其晚暮  
誓將啣結於幽明

貼黃

臣辛亥忝柱史辛酉壬戌忝從班凡五乞休致堂案  
可致今大馬之齒七十有八此係拜第六疏若不得

請遂為終身之恨欲望 聖恩速賜矜允臣藉席橐  
侯命之至

辭免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奏狀戊辰六月

右臣某六月初一日伏准尚書省劄備奏 御筆劉  
某謝事先朝年德愈高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  
者伏以河圖六十五字昭昭乾坤符珍采興三百餘  
年巍巍祖功宗德瞻兩朝之寶度冠諸閣於崇霄必  
歷近臣始加峻職如某者蚤參諸老酷信古書了無  
小善一藝以應時需徒以片言隻字而竊士譽重以  
先師德秀寧考蓋臣及事穆陵每稱晚學起逐客簡知

於二聖由詞臣接武於六卿御詩送賀老之行畫史  
圖巨源之去昂湖龍遠徙抱遺弓之悲賜谷鳥升獨  
隔戴盆之望不圖英辟猶記陳人灑東壁之奎文超  
西清之禁直喧傳新渥度越常彛臣叨榮已迫於暮  
年捧詔不知其嗚咽譬猶施履屐於則者之足加冠  
巾與浮屠之顛與其見諂於友朋自隳晚節就若祈  
哀於君父特寢誤恩

申省狀

右某六月初一日恭准省劄備奉 御筆劉某謝事  
先朝年德愈高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者伏念

某歷事三朝累遷八座一從去國久已休官欣逢新天子之御圖某作老農夫而沒世敢謂廟謨密勿宸翰昭回新綸鼓動於風雷枯槁濡於雨露瞻河圖之峻職處雍從之宿儒顧臣何能惟帝時舉謂其久無獻替幾於響絕而聲銷意其尚有典刑或者年高而德邵雖孤遠貪承聖獎恐空踈未摻於師言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保全晚節寢免誤思白髮華顏尚未了燈前之債赤文篆字詎敢窺奎壁之藏

再奏

臣某近具奏辭免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者思

命伏奉詔書不允者伏以一辭而退下之義再命而偃上之恩躋地漉忱箋天蒙瀆伏念臣某奮由任子被遇先王賞李白之才名賜劉蕡之科第一時遭際千載踈濶及夫氣竭而衰年運而往既可武門之流疏始覺身輕扶靈壽杖於朝不幾厚顏有唐殿薰絃之奏無漢宮團扇之悲昂湖上昇嘆終天之髯絕咸池下照無一日之駭敢謂朝廷清明之初猶記澗阿槃寬之老玉音煥發奎畫昭回嘉臣以保晚節之難待臣以尊高年之禮臣雖貪華峻恐連滿盈敢薦敢陳知足之言冀亟寢惟行之令

薦林中書自代奏時除煥學致仕日

伏觀某官尋微之學遠有師承崇雅之文前無古作  
先後迭掌二制體裁自成一家早被簡知中遭讒恚  
其來也非有他援其去也乃作微文當五星之聚奎  
獨一賢之遺野歲云暮矣士者惜之臣以南畝之老  
農忝西清之學士惟隆古有九官相遜之事矧今甲  
存三日舉代之文自視才學之不如欲望朝廷之改  
授

薦陳禮部自代奏狀龍學致仕日

耄耄光陰已嘆桑榆之迫祖宗謨訓莫言奎畢之藏

敢薦賢才乞回虛授臣伏見某官自游場屋已擅  
文章臣曩忝乘輅屢嘗推轂今惟此士可獨夫絲綸  
每見其文欲自焚於筆硯閱人多以報國蔑然慕昔  
賢不進以不休豈累疏自鳴而自止奮身不顧孤  
忠竊比於歐陽攜手共登內省不如於神放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八

奏申狀

照對臣准十月初三日省劄備奉 御筆除臣起居  
舍人者俶頒奎畫交戰危衷伏念臣近以衰殘輒求  
休致露章雖切天聽愈高適值叔祭有嚴恭謝已  
迫遂勉竭駿奔之力庶幾追瘳曠之誅止族禮成復  
伸愧悃忽叨喚渥良劇震驚竊惟振鷺之群猶重立  
滴之選平生夢想所不及一旦遭逢而獵升既昭昭  
代乏才之羞亦為明主知人之累而况臣半暮在列  
八疏乞骸心勦力疲辭窮理極設若為卿監則頻數

引去擢記注則復徘徊復留是懷利以事君且矯情以罔上縱 聖思寬其鼎鑊之戮然公議甚於斧鉞之嚴蒙此惡名喪其素守庸敢憑肺肝之懇非姑為具文之辭欲望睿慈垂淵聽察臣前臣俾挂新除俾挂衣冠歸 尋醫藥寔出君父終始保全之賜

再

照對某准初五日省劄以某辭免新除起居舍人思命奉聖旨不允者重念所抱沉疴已詳累疏才非揚億不敢為易翟之行官似知章止欲乞鏡湖而去眷留未替拔擢有加屬齋居決事之辰叨杜史記言之

選居常旋葦於侍立之際難素乏建明恐直前之職曠而况力甚駕而已極古非駟之能追倘昧牢辭但貪榮進及物議並興而攻詆雖 聖恩不得而保全欲望朝廷特為敷奏寢免新渥放還故山

三

照對某准初七日省劄以某力辭新除奉

聖旨不允者某竊惟故事杜史初除只許再辭然某惕迫之情跋扈之蹤則實有不敢安者求退而進欲去而留一不敢安也衆皆滿歲而序遷獨不踰時而超擢二不敢安也身有旋暈之病殿均侍立萬一

顛踣觀瞻謂何三不敢安也昔孔戣自謂有二宜去  
遂行其志今某有三不敢安豈敢備禮再辭而止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停記注之命改俾時髦保全衰  
懦之夫免隳晚節

乞兼免太常少卿申省狀

照對某蒙上恩俾兼太常少卿禮樂高華之選某  
何人叨疊組可謂榮矣承乏半載適值裡祀駿奔左  
右僅免疎虞茲幸禮成別無規避寔以衰病日侵祠  
祭拜跪常顛仆况禮寺近已除丞即非前日闕官之  
比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令某免兼得旨依

辭免陞兼侍講奏狀

照對臣今月十九日伏准尚書省劄子三者同奉  
御筆劉某陞兼侍講者渙渥淑頌震驚因措竊以經  
帷所繫甚重講席之選寢高昔專處法從近臣後參  
用講官御史非博洽之前輩必直諒之端人如臣者  
記誦荒疎敦陳短拙荷冕旒之寵獎侍旃下之燕聞  
所習鯁生章句訛誥之言不過口耳其於 聖主緝  
熙光明之學奚補毫芒顯黜乃其分宜驟遷出於  
望表陪諸老先生之末猶恐不堪列前師後誦之  
間孰云其可倘或昧循墻之義必將累當宁之知

後村先生全集 卷七十八  
易見堂  
欲望眷慈俯矜愚悃姑令樸學少安之說之聯別東  
名儒俾效辰猷之告

再

照對某今月二十二日伏准尚書省劄子以某辭免  
御筆陞兼侍講備奉聖旨不允控免弗俞省猶  
增懼某不敢援引舊事竊見歲在丙午某忝侍經帷  
時應繇劉應起皆以右史迭為說書此即近例某獵  
陞勸講豈容冒居自顧人微不敢再瀆宸嚴欲望  
敷陳特賜寢免俾仍舊次庶安愚分

求宸翰奏劄 辛亥

臣伏惟陛下上智生知多能天縱萬機之暇無所嗜  
好八法之妙極其精微凡侍旃厦講誦之臣率拜雲  
漢昭回之賜臣才學雖不及以望諸臣然君父之待  
臣子一也臣竊見 孝宗皇帝常賜范成大石湖二  
字賜洪邁野處二字或以地名或以國名臣所居田  
舍地名後村欲乞 聖慈賜臣後村二大字去家三  
里有小精舍山多古木取莊周語曰樗庵乞賜臣樗  
庵二大字臣以庸品蒙陛下親擢兩侍通英茲以衰  
病乞骸若得 宸翰奎文以華其歸臣當誇示州閭  
族黨傳之後世子孫以至山間林下一草一木皆

有光華臣死且不朽

乞祠狀

某輒有迫切之懇冒干鈞嚴某素無疾病昨因退棘  
 偶感旋暈過其發作坐立欲仆神理錯亂心思迷罔  
 數月將護猶未復常每有性命之憂自去春以後此  
 證始不復作某意以病已去體所以叨膺名除扶曳  
 而來修途筋力尚堪扶持不謂自四月末此證復作  
 初猶稍踈俄而轉密雖藥調理痛自勉強太廟朔祭  
 便殿對揚僅踈脫然病根隨身連日困憊命醫診視  
 皆云風虛之証竊念羈旅入朝仰荷君公獎擢便

蕃曰史館曰禮寺曰詞禁曰經帷極儒臣高華之選  
 今乃萃於一身承學之士莫不歆艷某之圖報又當  
 何如惟是所感之疾甚拙發歆無時深慮顛仆外於  
 宗廟祠祀之際失容於旃屢誦說之間况身為詞臣  
 居討論潤色之任而有錯亂迷罔之疾不但負上春  
 知亦且為僂笑某自量此疾若非力求退閑休養精  
 神決無可生之理欲望鈞慈時為敷奏與某宮觀差  
 遣一次以便醫藥倘遂生存赴湯火尚有他日

再

某不善攝生伏枕兼旬此三兩日略能扶策起坐而

氣息奄奄尚未相屬蓋緣病根既深氣血積損縱使展假數日將理自度衰羸如此決是未堪勞苦為禮官而不能祠祭為詞臣而不能書命為講官不能誦說職守瘵曠公議為何某呻吟困苦反覆熟思筋骸已憊其它驅策寔難勉強惟有簡自力簡編一節尚可以竭微勞見被 詔旨俾同吏部趙尚書以夫修纂四朝志傳某竊惟人各有能有不能某于天文地理五行度數之學素非所詳責之執簡必無高論獨幼事父兄長從師友講貫中興以來元臣故老前言往行稍為詳寔是非去取不至差謬今雖病耗尚能

記憶去歲回奏嘗以列傳自說不敢自畔前說向來新唐書紀志出於歐陽修而列傳乃宋祈之筆前輩亦嘗如此分撰某若就退閑退病尚可醫倘得一祠祿或待次郡免朝參駿奔之列就家山湯藥之便某乞就四朝國史中分任一兩朝列傳之責蓋某上世猶有手澤書如陳龔諸老之家往往紀錄尚傳全亦足參攷考某願與子弟朋友立為課程隨所論著自備紙札繕寫繳奏乞從監修大臣本院長官以次審訂刊削其不合增廣其未備者幾傳信於來世一則可以延病軀之殘喘二則可以平生之微志三

則可以少就君父之異知區區哀鳴出於情實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施行

三

臣今夏一疾從死獲生骨肉之恩盡出君父雖使九  
隕莫酬萬分而臣參告月餘病不脫體小思索則  
怔忡稍勞役則旋暈強自撐拄深慮一旦顛仆傳笑  
朝野臣竊見唐秘書監賀知章自請為黃冠而歸心  
慕其人授以為請欲望 聖慈憐臣衰病賜臣骸骨  
俾之奉祠還里蓋臣向來再入再去皆目論列今茲  
之去乃其自乞庶幾晚節可以歸見魯衛之士所有

史事乞下長官分定卷帙臣還家纂述繳奏干黷天  
威罪在不貸惟陛下天地父母裁哀之

四

照對某伏准尚書省劄以某丐祠備奉

聖旨不允者某衰病之狀人所共知當此炎暑人皆  
揮扇身獨棉衣每遇宗廟祠祭旃屢誦說常恐疾顛  
明裡在即安能駿奔向去寒凜豈任朝謁又聞外議  
謂某不敢辦惟有一去心迹自明所有以借因進講  
拜疏乞骸惟是蟻虱小臣不敢頻黷君父欲望公朝  
特賜敷奏察其所陳非有矯飾亟賜俞允庶及新涼

未寒之際扶曳而歸是拜洪造所有史事容某還山  
論次繳奏庶幾少報 聖主不世之遇

五

某本以病求去而事勢又有迫切不容安者某在田  
里時傳聞朝野疏奏上書多以諸賢齟齬流落在外  
及觀今歲元正除日凡齟齬流落在外者收拾畧盡  
如近日名容一疏所薦之人多在其間然出命久之  
而有未至者豈非疑朝廷厭倦人言各有遐心而然  
所以召對之初不揆綿薄欲上之人益廣容受之德  
量勿替招徠之初意而已昨日因進講及真宗皇帝擇

京朝官二十四人置之臺閣館殿事奏云元正所  
除諸賢不減先朝但未多來乞禮待其已至者趨召  
其未至者數月之內三見廟堂未嘗無忠益之言某  
終始用意如此今外議不察以為阿黨為邪說某雖  
不肖丙午召對誤蒙 宸翰親擢賜第入館侍經  
掌制某既恃明主為知己况身為詞臣講官親近人  
主左右非如小臣之疎遠者必依附他人以進身茲  
以白首之年受阿黨邪說之謗若更頑鈍不去四維  
掃地甚矣况某所兼詞翰之職當極天下之選一時  
乏才俾之疊組今在列固有典冊素稱於大手文采



久滯於下僚者豈容齟生妨賢路欲望公朝特賜  
敷奏亟俞所請一可以塞紛紛之議二可見區區之  
史事惟歸則可成乞檢照累申事理施行

六

某重玷班行甫百餘日疾病告假乃居其半養疴曠  
職日夕憂懼伏見明裡在即身為詞臣禮官深恐禁  
林宣鎖之際迷罔不能措詞法駕導引之時蹣跚不  
不能成禮若不引去必干大謬欲望朝廷矜念檢會  
某節次五申特賜敷奏昇之祠廩庶得生還田里

乞掛冠狀 辛亥

某入秋痼疾時作屬迫祀裡強扶羸憊參陪禮官之  
列館寺同僚莫不憐其龍鍾連日駁奔屢欲顛扑僅  
免踈脫尤覺困乏某每見奉常老吏沈雷老有疾在  
身貪戀俸賜強自支吾一旦朝省習儀忽然暈倒某  
忝從士大夫之後自當知陳列不能者止之義欲望  
朝廷憐其小少入仕今已遲暮察其衰病不任別  
無規避特賜敷奏令某挂冠納祿生還田里庶免灾  
厄小延頽齡

再

某昨有納祿之請九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某所以箋天請老寔緣衰病之故前輩  
挂冠或不待年范鎮六十三歐陽修六十五固非後  
學所敢仰望竊見孝宗朝郎有鹿何者年未五十謝  
事而去朝廷不奪其志公卿皆餞其行如某者犬馬  
之齒六十五以疾乞骸不足為高欲望 鈞慈俯矜  
危惘采鹿何之故事攷淳熙之已行特賜敷陳亟頒  
俞允亦使朝野知明主親擢一士雖言議風  
旨之無取然進退出處之粗明

辭免右文殿修撰知建寧申省奏狀 壬子

照對某二月初七日准省劄奉 聖旨除某右文殿

修撰知建寧府按拭驟加省循增悖伏念某者自量  
朽拙難玷清華六丐退閑兩求休致不能決裂徒積  
悔尤及煩霜簡之暴揚尚屬奎文之掩覆進無路以  
報明主歸無辭以白先人朝夕思維淵冰兢戰至如  
陞華貼職起廢守藩非朝廷勝流則中外宿望今界  
之被遣沃歸之兄士若待夫以礼去就之近臣實孤  
危晚暮灾身之媒亦始初清明除目之累盖嘗熟計  
惟有固辭皆出胸中之言非漫為曷上之語欲望公  
朝俯憐懇切力賜敷陳挂洪景之衣冠或未令於謝  
事收賣臣之印綬姑俾遂於祝釐

辭免兼漕申省狀

照對某二月二十四日准省劄奉 聖旨某時暫權  
福建路運副使者起廢過優省愆知懼重念某久抱  
負薪之疾幸反故栖力辭剖竹之榮庶安晚節惟  
明主深哀小臣之流落而公不忍一士之棄捐 巽  
牘甫馳除書薦至轉輸一道宣布六條仰稽慶歷淳  
熙之盛時有若蔡襄林折之前輩凜然清介對此寵  
光今以衰憊飾巾之責激昂攬轡之事况漕計非  
書生之素講且鄉嫌 在令甲之尤嚴雖曰暫兼亦  
難冒受揣量至審偃僕固辭欲望朝廷特為敷奏姑

令暮景改尋香火之盟別選時髦增重節麾之寄

辭免右文殿撰提舉明道宮中省狀 壬子

照對伏准省劄勅黃某依舊右文殿撰兼提舉毫  
州明道宮伏念昨者名歸當舊相之未斥去在諸  
人之先每責已以省愆尤杜門而畏禍 聖明更化  
賢才奮庸垂紳之流舉笏以賀既不敢獻徂徠之頌  
亦未嘗通元城之書上思偶畀以節麾物議遂疑其  
鑽刺游煩抨刻切中隱微褫不終朝黜未塞責盖无  
狀名姓常汚人齒牙對揚者加邪說挽臂之名封駁  
者極儉人秉筆之詆外積衆毀內无裏言幸逢真

主之英明夷考累臣之平素忽叨華職且領重祠磨  
玷蔑聞還羶太驟豈不貪 朝廷崇寵恐又費君父  
之保全欲望均慈特為敷奏反汗亟收於前命餘齡  
庶免於後災

辭免除都大申省狀 乙卯

照對某十月初六日伏准省劄奉 聖旨某依舊職  
除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者除書驟下  
感涕交零伏念某項以空疎列於華近迫招徠而後  
至遭彈射而先歸絕筆不作子公之書飯蔬終無伯  
氏之怨閱歲華之四易值鈞播之一新元夫巨人子

環相繼前後故復玷者多至如髦矣之夫亦忝使  
乎之選竊聽道路之選說皆言 君相之遠才初無  
先容遽出新命而某病根猶在年事向高更衆毀不  
直一錢之餘退安田舍當明時欲抹五銖之獎責在  
鍾官徒沉方穿詎通國法倘辭受之際不審則曠瘵  
之悔奚追欲望敷奏亟行寢免擇時髦而臨遣俾晚  
節之全保

庚申乞休致申省狀

某閩嶠鯁生早由父任奔走州縣五十餘年歲在丙  
午由太府卿少賜對誤膺天獎賜第入館又使之執

經為誥辛亥之入遂長蓬山螭均熬靡暮使勸講極  
儒臣清切之選然某本以鉛槧受知於明主終緣  
柄鑿不合於時賢三黜還山十年執執追念頃綴班  
列兩求休致時方六十有五今犬馬之齒七十加四  
鍾漏之期逼甚崦嵫之景幾何欲望公朝興憐遺老  
檢會辛亥二疏特賜敷奏令某生前致仕庶幾保全  
晚節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某死且不朽

庚申辭免除秘書監申省狀

照對某六月二十七日准省劄 聖旨除某秘書監  
者誤渥渙頒危衷震惕伏予環曩歲抗疏大昕謂人

主惟一心攻之眾矣諫者有五義諷其一焉輒昔人  
納約之忠亦佩前輩近名之戒雖聖上灼知其懇  
然時賢不察其區區群起觝排十更寒暑久欲尋遂  
初之賦近已騰告老之章詎意頽齡尚叨除目辟  
作威福之際黜陟一新相關翹才之初招徠尤甚如  
某方且躬田舍間之耒耜乃令掌大上之圖僮於血  
烝既衰之餘而犯於思復來之謗與前言而相及將  
晚節而愈虧欲望公朝持賜敷奏可垂車之初請寢  
出綽之新榮庶安孤蹤亦穆輿論

辭免除起居郎奏狀 庚申

照對臣某八月二十八日承中使趙思恭宣諭尚書省劄一封奉御筆除臣起居即日下前來供職令臣具收領奏聞者殊渥便蕃頽齡感涕伏念臣曩塵記注密邇威顏聖明千載之遭逢權要十年之殘蹋屬更化瑟興念遺簪收之山林長往之餘冥之風日不到之處需章懇切輒希正考父之恭明詔下寧遂之景丑氏而宿敢云宸眷親灑奎文寬俟駕之嚴誅循立螭之故步由今視昔光景已暮自右而左班聯益高踖跚難結於絲綯荒落曷當於史筆謀猷惟我后德何以輸忠隕越遺天子羞安能无懼仰祈君父俯察臣工渠觀臣之舊游簡編臣所酷嗜倘得追倍群彥溫習故書出要而入新去勞而就逸任使不違於物性始終盡出於上思所有前件除命未敢祇受欲望聖慈寢免令臣且供大蓬之職臣已迺遷前涂聽候回降指揮

辭免兼權中舍奏狀

照對某九月十八日行至福建懷安縣承中使趙思恭奉旨宣諭臣賜新除兼權中書舍人者省劄一封令臣具收領聞奏者未再踰旬凡三錫命伏念臣迂踈一介際遇九重衆妬起於入宮羣吠使之

去國曾謂墮履之念未替還遑之擢已超申之以繫  
御之傳宣重之以牧守之勉諭甫束書而前邁復疊  
組而峻遷清莫清於左掖要莫要於右掖方昭代朋  
耒於鵷鷺使鯁生廉取於熊魚楚倚相問不知已愧  
三長之史管城子老而禿尤非九制之才與其坐代  
斷之嘲孰若力控循墻之請仰祈 聖主別選詞  
臣非惟資潤色之工亦以重封駁之任

再

照對某准省劄以某辭免兼權中書舍人奉 聖旨  
不允氣衰而竭自箋不可以代言令出惟行側聽

未蒙於報可載循忝冒薦有控陳伏念某往貳蓬山  
暫兼薇省已嘗血指安能如郢匠之揮斤使縱搜  
腸寧復有江淹之殘錦一則用小儒而過分二則彰  
昭代之乏才况近制有兩辭之文豈選牘可一上而止  
自揆庶僚冗瑣不敢屢瀆宸嚴欲望 鈞慈特賜教  
奏寢免今職改屬譽髦

辭免權兵侍兼直院兼中書奏狀 庚申十一月

臣游叨晉倍切震驚竊以貳卿所以處 德之名臣  
兩制所以待文章之宿老兼此二者難乎全才臣起  
廢造朝扶衰就列侍左坳甫閱數日攝西省未

草一詞非有微勞遠膺異獎居周典夏官之亞兼唐  
朝疾直之榮空疎而責以獻納論思荒落而使之  
討論潤色華顛耄矣非為干澤而來清議凜然但見  
得官之驟自知不稱人豈謂然輒陳量已之言非曰  
具文之避乞迴誤渥改屬當仁上則聖朝無濫受  
之譏下則愚臣無躁進之咎實出君父終始保全之  
賜

再

臣雖控愚忱未迴誤渥竊考向來詞臣固有已出而  
復入者然其進皆有漸如周必大以少蓬洪邁以集

撰僅兼保直且未嘗併掌外制又久之始有遷擢臣  
視二臣無能為役今乃躡從班於數日之頃萃兩  
制於一身之微臣自度學問惰荒福分淺薄非獨懷  
曠瘵之慮亦恐挺顛踣之灾出於一真冒然再瀆欲  
望 聖慈察孤臣之量已况多士之滿朝特寢除書  
別加遴選

三

某免牘再騰俞音尚闕伏念某召還兩省已難潤色  
於皇猷 進六官將使簡稽於軍實微一毛之補益疊  
三組之光榮雖鴻碩有未敢當豈衰朽所雖能勝任



內省徒深於維谷納辭不足以回天欲望 朝廷特  
加敷奏寢免清華之峻擢改畀名流保全兄散之凡  
材別膺粗使

辭免兼史館同修撰奏狀 庚申十二月

某今月初九日伏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兼史館同修撰者伏以疏渥太頻循涯  
增暢伏念臣童綠文史際遇聖明向也招徠嘗俾世  
談彪之業俄而斥去弗容措游夏之辭敢圖華皓之  
年復玷汗青之選惟信史事崇而體大顧微臣齒髦  
而學荒堵墻之士奚觀閣筆之誦可畏龔六藝為七

提綱固賴於鴻儒論三年罕兼執簡難陪於馬走詎  
宜冒處惟有牢辭欲望 聖慈收還誤寵擇英髦而  
改畀庶臣典之速成

宣索文集回奏狀

臣今月初三日早承中使鄭師望傳至宣諭

聖旨臣所著後村文集邇來居閑日久述作必多可  
集一本進呈臣伏讀聖訓感極涕零臣舊作不曾携  
本自辛亥去國每念受知明主不願傍人門墻凡更  
數相並不曾作書干求差亦敢乞祠專以杜門讀書  
自娛庶幾終始不辱君父親擢之意十年間所作詩

文稍多然其間頗有莫誅之類不可上覽經天覽者  
容臣一面芟去蕪穢繕寫一本別奉表以聞

再

臣前蒙 聖旨宣諭令臣裒錄閣居述著進呈臣  
草莽賤臣有此遭際自昔詞人墨客之所未有感激  
聖知歡喜踴躍冥搜破笥得古律詩千餘首雜文十  
數卷雖謄寫成策而臣猥以宸思謬當兩制且兼史  
局詞頭史稿堆案盈几以夜繼日僅了公家文書欲  
點對鄙拙之文力未能及茲幸史事稍空即容點對  
裝背涓日投進先具奏聞

自劾奏狀 辛酉正月

臣今早隨班大慶殿行朝賀禮至第六拜笏滑足跌  
使之稍延暮景實出君父終始保全之賜 臣見集  
錄猥蒙 未辨及者有未撰誥詞見修史藁若蒙  
聖恩俯從所乞臣當於闕外付赴三事而後行伏乞  
睿照

進文集劄 辛酉

臣某近因進書畢始於草制餘暇點對所作辛亥以  
後猥草得古賦一卷古律詩十一卷記二卷序二卷  
題跋六卷詩話四卷欲投間進或謂臣日子被遇聖

主日近清先曾無忠言嘉謀裨益明時所著之書又非有經說可助緝熙史學可備顧問今二十六卷皆燈窓諸生呻吟佔畢之作田里老農歌詠擊壤之詞何異乎奏俚音以溷天鈞美野芹以獻玉食其愚甚臣曰漢求相如之藁魏訪孔融之文皆至身後而榮光未有生前之遭遇如臣之僥倖者也君父之命豈敢鄙拙為解謹繕寫十三冊以告日戊戌投進冒瀆天威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回奏 御筆獎諭所進猥藁劄

臣昨以村居猥藁仰臣一覽大懼詞藝蕪拙不足以

奉清燕方且跼踖俟誅敢謂聖度如天曾未信宿親灑睿藻昭回之旻衣被衰朽所以寵藉小臣德至渥也仰惟 陛下堯文舜章卓絕千古雖使班馬燕許諸臣復生猶不敢望末光立下風况如臣輩譬之蚩蟾自鳴自止寧觀其雖強自支吾成礼而退然忝綴從班於大朝會間失恭謹如此罪不可貸謹自劾以聞欲睿慈斷將臣重作黜責兼照得臣犬馬之齒七十五雖目耳心思尚可勉強而筋力全非疇昔敢援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控告君父乞除臣一外祠俾佚餘齒是荷天地父母生成之造

乞祠奏狀

臣近因元會失儀拜疏自劾 聖恩寬大遂有赦罪之詔臣捧戴感泣不能自禁伏念臣誤叨收召入對清光之翌日首蒙宣諭取索臣間居著述俾之集錄進呈又翌日恭攝二夏卿兼掌兩制之命自昔書生際遇未有如臣之光寵者孤忠感慨深願覃息畢精於文字典冊之間庶效毫芒之報而福分淺薄十年閑散尚爾健頑一旦顯榮頓然衰颯臣猶自力於天基節日隨班祝堯侍宴而退意謂元會之失一時偶然及至明慶寺滿散拜跪間又幾顛仆五日之內

兩次如此臣始驗是風虛之証自惟身綴從列軒陛之間威顏咫尺今既不任朝謁豈可冒居清要以妨賢路夫持戟之士至微也一日而三失伍猶且當去臣之當去無可疑者臣非不知衰暮之年幾何 聖明之時難而膂力既憊不容勉強欲望 聖慈念臣疲癯鑿臣丹赤特畀外祠放還故山聲聞於大清乎夫聖筆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今奎文誘掖獎飾凡六十九言歷數先朝文章宿老未嘗有此希濶之過臣感激 聖主敬當刊之樂石以詒來裔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八  
 某屢准省劄指揮令與諸司同共相度前任鞏提舉  
 陳乞復循梅惠三州承蓋鈔事某詳閱案牘博詢利  
 害切見向來循州承賣本司鈔引一千二百一十二  
 羅梅州承賣三百羅惠州承賣一千五百三十羅循  
 無鈔商止是將錢陪貼連商旅賣去或遇運商旅  
 至州販米隨其所販多寡以鈔分配州家藉此收稅  
 名解客鈔益錢又科百姓戶納益錢五百梅接汀賴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九

廣監江泉二司申奏狀

乞免循查惠州賣監申省狀 廣東

某屢准省劄指揮令與諸司同共相度前任鞏提舉  
 陳乞復循梅惠三州承蓋鈔事某詳閱案牘博詢利  
 害切見向來循州承賣本司鈔引一千二百一十二  
 羅梅州承賣三百羅惠州承賣一千五百三十羅循  
 無鈔商止是將錢陪貼連商旅賣去或遇運商旅  
 至州販米隨其所販多寡以鈔分配州家藉此收稅  
 名解客鈔益錢又科百姓戶納益錢五百梅接汀賴

私鹽之淵藪也鈔鹽三百籬不能為本州輕重有無  
州家藉此大典鹽利梅溪市歲收稅錢壹萬七千貫  
又於城內為倉一所自運潮鹽出賣惠州干利尤甚  
一籬取三籬之入而亭戶怨一籬取數倍之息而民  
戶怨隨稅七等均賣无一戶一口得免上則知通幹  
其贏次則官屬嘗其味下則倉廩吏卒有事例之需  
其捕私鹽也獄吏有株連之蔓引之權巡尉弓兵有  
搜山巡海之威淡水一場逃者數百戶前任黃提舉  
因民不便申奏朝廷乞收回三州鈔引本司自行措  
置發賣已蒙報可行下三州且大書深刻於本司之

廳事矣繼因朝廷行下增鈔鞏提舉以本司鹽課有  
限歲解驟增一時窘迫無可擘劃遂有再復三府州  
賣鹽之請若行其說在三州有不可勝言之利在本  
司有三司解發之助但既為三州計為本司計又當  
為三司之百姓計循梅連年寇擾所存戶口凋敝可  
哀惠經蹂踐亦非舊觀某自海豐縣行至州城目擊  
百姓多以把茅自蔽寢處其下若有未除之害尚講  
求何況已蠲之利豈宜興復容有惠州游設者願復  
賣鹽之舊本州歲認息錢二萬貫解本司自增籬以  
來財賦窘蹙歲獲二萬緡為助不少循梅聞之必亦

增額以相弭第恐三州百姓自此受不可勝言之害嘗以說訪士大夫有前惠教官林彬之歸善宰曾厯二人皆言惠民方免蓋禍決不可復蓋此三州蓋之所出理宜小寬循梅住賣數年尚且有警今復推賣為上敏怨為國生事將自此始去歲梅州小小調發諸司供億不貸誤後啟釁不知三州所助本司微利足以當調發之費否某區區之愚謂本司歲增起解銀三萬五千兩窘則窘矣要當廉儉節縮積少成多以佐國用庶幾合於前輩寬之一分意若規一時之近利忽三州之長患苟逃吏責遺毒後人某所不忍

為也且公朝所以行下諸司相度不令本司得專之者蓋欲聞利害之實在本司自當引嫌不應同議又某所見偶與前任鞏提舉不同欲望鈞慈劄下諸司徑行相度回申仍免本司與議曷勝幸甚

錄回降省劄

具位劉某申云

照得廣東之循梅惠閩之汀邵江西之贛建皆蓋子淵數十數年來為惠烈矣前廣東提舉黃某乞收回循梅惠三州鈔引從本司自行措置其意美矣後改鞏某以增額難辨遂請復三州賣蓋今提舉司所申

以為果行其說則三州可復厚利提舉可得薄助而百姓獨被其害三州連年寇擾甫定豈堪再推剝之為朝廷產禍邪其歲增起解銀叁萬五千兩願從本司節約認解而不欲貽害於三州夫財用窘迫乃今世通患居官者苟可取盈無所不至提舉司所申利害明甚上不損國計下可消盜萌非部使者深長之慮乎

右劄付廣東提舉司從所申理事施行准此

嘉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與都大司聯銜申省乞為饒州科降米狀

以下並江東

臣等誤蒙拔擢俾將使指屬部休戚皆條除畫以聞置司之郡財計籌底事勢危急憂在旦夕若不以直徑告朝廷早為之所設有闕誤豈不上負使令竊饒州向來苗米一十八萬為額至嘉定間史定之為守修鄱陽至米額止十二萬比之舊額已失六萬定之有巨援行霸政然已失者不能復也其後米轉額見失陷名為有十萬催額端嘉以後每歲僅催及八萬本州廂禁場監舖舍軍兵每月合及七千餘石每歲合支七萬餘石正米僅足以支遣本州軍糧而解而折價僅足以撐拄郡計如歲貢金七百兩之類皆



取此所有歲解淮西總所六萬石淮東總所三萬石無所從來本州官吏非不知餉軍事急之興罪大本州軍糧缺乏禍在目前故每月且掇目前而以欠總所綱運為常目今兩總所專官下州每日州催到此少兩總所合分割裝船而去入州倉者全見管不及萬石僅可以支今月軍糧自三月至七月整整六箇月支軍糧四萬二千石其可指擬者諸縣未催萬餘石而已更缺米六萬石還兩總所二萬石接續軍糧方可以待早禾之熟去歲幾乎敗闕幸前提刑蔡都承攝郡日擊利害為白廟堂准省劄撥借轉般

倉米五千石義倉二千石又撥助義倉三千石某又就本司撥借平市米六千石貼助僅免踈虞然所借米本州至今無可撥還今歲又添閏月一郡之人凜凜不安最是本州轉般倉米舊管常平數萬石近准省劄撥五千石借饒州一萬五千石與池州三萬六千石與廬州見存止一萬四千斛此外別無顆粒可以指准官吏相視無策獨有常平義倉乃屬專司為民間飢荒之備然義倉見管米三萬餘石尚可撥那軍民休戚相關切恐朝廷未知饒州虛實取撥轉般倉米未已事闕相害某等今有條目申請下

項

一乞公朝體念郡計狼狽至此將見管轉般倉米一  
四千餘之內及於義倉米內照去年例撥借二萬餘  
石應副饒州接支軍糧以解目前倒垂之急尚慮或  
者必以去年已借未還為疑緣本州不幸四五年  
連年荒旱蔡提刑與某各將本州米減放三萬餘石  
所以須用接濟若今年得稔官可既元減放人戶亦  
易供輸却將所借之米令本州責限抱認補還度幾  
米斛有歸本州軍糧缺元缺伏候 鈞旨

一兩總所見行下催督綱運淮東止是催淳祐三年

至五年計欠四萬餘石淮西則併催淳祐元年至五  
年積欠計二十五石緣元額歲解淮東三萬石淮西  
六萬石故欠淮西者尤多自淳祐三年以前米合該  
赦免未蒙豁除今哀同催督總使本州盡將五年催  
到全米八萬石餘盡解還淮西總所尚未可足償四  
年五年之欠如淮東總所何如本州軍糧何事當論  
實豁舊乃所以催新也欲望公朝酌行下總所照赦  
豁欠及念本州荒旱相仍青黃未接之際稍賜寬假  
少俟早禾登場逐旋補解幸今兩王人惻怛明恕  
下情止是文移督責不忍譴劾官吏為德甚厚然

被差官員遂日分割倉米而去不留軍糧則極繫利  
言伏候 鈞旨

右今條具如前某等竊郡計所以狼狽不可為者非  
一朝一夕之故詢之郡人以自頃 朝廷知糴上戶  
規避各將產錢飛寄昔日之上中戶皆化為下戶綠  
此苗米失陷今須重新計理板籍一番一也又自端  
平初提舉司因臺臣建請將本州斛面每斛二斗五  
歲失斛面二萬五千斛十二年間計欠米三十萬斛二  
也鄱陽一縣財賦最多數年缺知縣以往往人望  
而畏莫肯注授三也自紹定元年至今十八年間惟

八年得稔而十年皆以水旱減放四也拖照舊牘紹  
定三年四年五年六年表提刑四次檢放十七萬  
八千餘石嘉熙三年史提刑檢放八萬餘石此三數  
年內租稅十分之中失其七八後人催到新租止了  
得為前人補創痕填失隘譬如窮人之家用過錢物  
在前今雖極力撙節終是扶持不起不幸四年五年  
俱旱某與前任蔡提刑各歷郡縣深知本州痛痒所  
放早傷通不三分亦知不滿郡人之望不償農夫之  
勞寔以軍糧缺乏不容放手而猶不了支遣此其可  
不急求其故而聽其自為敗壞乎已減斛面不可復

增已蠲租稅不可復理也凋弊郡縣不可以驟扶  
持雖欲選僚屬立規模整薄復失陷皆已無及於事  
惟有哀鳴 朝廷早求撥助可解目前之急某等以  
置司所在事急如此不容緘默為謹一郡軍民迫切  
有請謹具尚書省伏望鈞慈施行

小貼

某等先乞撥借米斛所有鄱陽一面踏逐有才幹人  
申辟重新整頓版籍外伏乞鈞照

按信州守臣奏狀

臣近奉八月十三日御筆時方多事念未能蠲租賦

而吏之不良或預借重催取或取贏厚折復毒吾民  
令監司覺察務蘇疾苦而消愁歎臣捧詔感泣下之  
郡邑君令臣行孰敢不共又准戶部符備奉 聖旨  
以臺臣奏請諸邑催科並寬二月付臣奉行而信州  
守臣虞曾適以書至首言版曹總所限期之嚴次言  
諸邑逋負之多其大意則謂臣不當禁至專人為諸  
邑地臣答以諸邑皆昧生平寔無私主如專人之禁  
則建康主帥所治太平以守兼漕皆不以臣為非且  
巽謝曾曰聖主不以臣為不肖使之刺部固欲其相  
規儆不欲其相和隨又錄御筆以示之去後九月初

六日據本州申近追陽典吏吳暹赴州責認錢帛其人輒用萬券行賂州吏展限內排軍呈成領去六百十分俵衙蕃奉知郡書判本縣拖欠財賦所如山追吏不發寧不以錢解官動以萬數賄吏縣強州弱前所未聞事涉入衆不欲一一追究程成杖一百追贓解提刑司臣讀之駭然因記臣始入境州民遮道訴程成專一為郡鷹犬刻剝民財臣務存州民事体指名行下戒約今覆出為惡贓六百千止從杖罪且問卒而不問吏何也兼州出一引追吏縣費萬緡展限州之可畏甚矣猶謂縣強州弱其說是不可曉况

此錢皆本縣百姓膏血憲司雖貧何忍用此即委判通判俞公明將程決配仍監此萬券納州理為本縣欠額臣竊惟江鄉諸獨信州預借至淳祐六年苗米其民尤可哀痛每因公牘私書諄諄錫免冀寬一分曾方且劄為紫袋黑匣下縣過繳一袋要三十千一匣百五十千今又於御筆申嚴之初詔旨緩催之際愈加峻急動以版曹總所為詞昔陽城牧道州觀察使遣判官督赴城自繫獄戶判官驚謝而去不聞城之遷怒吏民流毒田里也臣反復切磋之望絕了噀告戒之詞窮謹按朝請即知信州虞曾居國門之外生名相之閥宜知

聖主之德意宜接前修之見聞一剖郡符便忘縣譜  
專為聚斂封殖之計不明保障繭絲之義群思胥如  
骨肉虐屬邑如草芥藐藐然收與芻之責皇皇馬玉  
與劍之求故侍郎徐元杰身肉未寒罷吏侵其垣屋  
殘其竹木本州坐視不詰其家遠愬於臣曾為郡守  
視牧養教化為不切甘培克推剝之有味倘為隱蔽  
是負使令欲望 聖慈鑒烈祖紫雲樓之訓覽前賢  
春陵行之篇特發睿斷將曾免所居官以為奉  
詔不虔剝下已甚者之戒

為弋陽知縣王庚應申省狀

照對某近者按信州守臣虞曾縱容吏卒誅求屬邑  
非米浮議及聽贊言其事皆據本州自申不敢加減  
一字同時內臺亦有章疏劾曾相去千餘里不約而  
同可見輿議沸騰不容偶掎曾不自反多遺心腹未  
此詞事及聞本司劾上罷命以後下數日之后遷怒  
弋陽宰王庚應作日前按章逐而弁之以快私憤某  
與庚應初無一面之舊但弋陽凋敝庚應稍能植立  
雖事暴守奉急符尚能寬之一分如折苗每石減五  
百文納紬每尺減十文之類又如今夏旱乾諸處催  
科愈急庚應乃寬放半月某不覺稱賞牒州寬假此

亦監司施行之常不曾積此等事意謂庚應形跡本州疑入其心卒不可破其寔庚應與曾同鄉受其舉薦前後不曾有一字至本司說曾長短一旦遭曾誣劾其事乃大不然若以預借為罪則諸邑皆有預借凡曾年歲間掊克推剝而入者皆預借之物也今遂嫁罪於庚應將誰欺乎若謂其催多解少則自來諸邑正辦解經常錢及曾為守又要辦繳牌匣事例錢方其在郡諸邑畏威而不敢言及其既罷某以弋陽貴溪二邑最近會其簿歷見得貴溪自今年正至九計支過申繳牌匣官會八萬二千九十貫弋陽自今

年四月至七月共支過申繳牌匣并本州吏卒事例錢七萬六千六百六十三貫皆在解發經常之外並是以催到二稅那移供應蓋賂執事人則十緡繳一銀牌則三百二十千青袋則二百一十千紫袋則一百五十千朱匣則二百五十千又有銅限歷限色目不一皆有定價來如風雨一刻不可違一文不可欠郡人咸云牌匣之費多於經常所謂諸邑催多解少不何人合執其咎某即劾曾而罷之其責塞矣但去暴守乃欲以持凋邑今反為邑令之累於不能無愧兼其所按庚應為官妓落籍受金皆出於一時忿懣之

躁詞非誠證驗又劾章乃曾聞罷之后所發月日可  
攷尚賴天清明庚應止從薄責然邑憐其非辜欲望  
公朝詳某今來所申便見曾在部所為特賜敷奏或  
委他司體量若遂保全已之守則乞昭雪無辜之令  
俾庚應赴部別行注授理為無過某今後尚欲奉公  
舉職誼不容默湏至申聞者

減放盜錢申省狀

某照得臬司所以能專責郡縣使之奉法受民者以  
其不管財賦專以奉行寬大推廣德意為職業邇來  
數年以來 朝廷分委刑獄之臣責盜捨平反之本

職而與郡縣牙僧較錐刀之利生視敦押而不聞顯  
行切而不恤某每一涉筆常有報容幸遇 聖主蠲  
減舊逋某即索郡縣簿歷躬自檢點將民旅牙鋪  
所欠多寡立為格眼各照指揮等第減放惜其所欠  
多已自無幾然計通放過舊楮五萬六千餘緡並已  
天字明榜縣門使民間戶曉君上措施予民之意其  
淨欠不該放者計三萬九千餘緡一面催督務要納  
足申解外合行具申今後未盡差使乞經委財賦官  
司度幾得以專心一意於獄事

為池州通判厲髯翁申乞平反賞狀



某仰惟 聖朝以仁立國哀矜庶獄謹刑有銘昭回之光爛然下照某兢兢奉行罔敢失墜推鞠不寔者既以論其罪平反得情者無以旌其勞可乎竊見建康府左司理院勘寧江縣江課兒彭義等三人謀殺事如府尹所劾三人已伏罪矣本府檢斷謀殺人者斬從而加功者絞此三人皆抵死罪具申本司詳覆本司以江課兒歸自和州中途抱死皆曾倩人挑衣包同行今同行入與所挑衣包了無踪跡一再行下疏駁牒官府經自奏裁既而刑寺 朝廷果有疏駁至委憲臣親勘本司遂選承事郎通判池州厲髯翁代

行解理翁不憚伏暑慨然就道至則反復研究三因各哀鳴訟寃始者呂義妾招將張琳雉網麻繩扣死課兒今借雉網繩頭比對行兇元繩具見大小長短之不類始者捕兵朱貴曾証行兇之夜鳴鈴走傳與呂義等邂逅於途今索遞鋪簿虛挨究當夜呂義等三人各自走送文字獨朱貴在家即无承傳來歷可見州縣已成之獄出於吏手無非鍛煉文致之所為髯翁以此閱寔能使幽暗復明寃抑獲吐推方寸之公心脫三囚於死地 徐考所申直情徑述略无阿附之意其視尋常差委畏懦避事苟且塞責者天不

侔矣本司回申刑寺及牒府別行根捕原與江課兒  
 挑包同行不識姓名之人究勘併將失當官趙與稀  
 王湘等按奏仰蒙俞允責罰所有髯翁平反之勞  
 合與旌賞庶幾賞罰對行在法諸人罪死謂已結之案餘  
條推正駁正所舉駁正元不義大情官吏別推能正  
死罪准此者准非當職官駁正格賞格命官入人死罪而非當  
 職官謂諸州非知通職官之類能駁正一名者減磨三年二人轉  
 一官三人以上奏裁成法昭然所合具申尚書省欲  
 望公朝特賜敷奏優加旌擢照例推賞施行  
 辟休寧知丞洪濤充本司幹官申省狀

某契勘諸路提刑司屬官兩員民訟委幹官獄案委  
 檢法不可一日缺官本司幹辦公事一員兩年以來  
 未見除人僅有檢法獨員案牘如山公事積壓不免  
 分委州縣官書擬極為不便竊見承奉郎知徽州休  
 寧縣丞洪濤故端明殿學士咨夔之子才學器識底  
 法乃父頃監水口鎮漕臣方大琮帥臣徐清叟皆薦  
 其材及來休寧攝邑數月有廉平聲某檄之入幙  
 於婉畫之際多忠益之言欲望 鈞慈特賜敷奏差  
 洪濤在填本司幹辦公事見缺庶幾一路獄訟免至  
 淹留而某庸虛亦賴裨助

為蘇芬申省狀

某誤蒙上恩承乏臬事以奉行寬大理雪冤滯為職况年歲之間德音屢發赦宥者一減降者三舍生之類莫不鼓舞切見前儒林郎蘇芬昨因論列羈管饒州在某置司之所與之素昧生平未嘗覩面但聞犯由有可矜憫蓋嘗三為其中茲蒙特旨放令逐便因芬未辭始其人竊謂多事之時宜開使過之路如芬嘗佐戎幕於淮襄間事身歷日擊其材有足用者當來非犯賊私直以口語追勤兼二蘇之喬凋零元幾阜陵御製文忠公軾集序宸翰真本芬見寶藏

文定公轍子尚書選嘗守婺其後遂居婺厥有源流謂芬冒族寔則不然欲望公朝念黨家之遺緒憫寒士之失宜特賜教奏將芬稍與牽復驅之煩使以旌忠賢之后以勸功名之士謹錄申聞者

按發張記等奏檢

臣叨蒙聖恩俾司一路臬事審克平反乃臣本職今閱郡邑獄案乃有下令慘刻隕平人於非命便文鹵莽抑平人為凶身者案牘昭然按發一二何以徹勸其餘臣近據宣城縣百姓孫百三經部陳訴麻姑管界兩寨妄申私盜提去母親阿趙關兩日夜致阿

趙赴水而死臣即索寧國府元斷參考見得本府  
將寨兵葛良汪勝徒罪編管詳觀守臣所斷深不滿  
於倅廳之輕信蓋受誣告之辭而差寨兵收捕者  
承議郎通判寧國府張記也事已年餘而抱寃之家  
哀訴未已又據宣城縣申檢驗到百姓陳六六被殺  
屍首亦是管界寨兵妄捉私茶所致陳六六者居於  
路傍有客擔乾魚豬兒偶過其門寨兵張俊等意為  
茶率領一十六人各持鎗刀圍屋掩捕陳六六避之  
房內衆兵各用鎗從窓眼戳入陳六六者死於鎗下  
臣詰聞寨官據申今年三月年內准府判廳給歷

令寨兵捕茶臣行下索歷則倅廳見殺人事發已  
先索回以泯其迹蓋給歷令寨兵捕茶者承議郎通  
判寧國府藩釜也又准刑寺駁下江課兒殺之獄如  
江寧縣建府所勘皆以為捕兵彭義而呂義王順者  
寔知情臣以江課歸自和州中途抱病既曾倩人挑  
包同行今同行入與所挑衣包了无蹤跡而執彭義  
為凶身無怪乎刑寺之疏駁遂選委池州通判屬髯  
翁別推據髯翁索出遞簿點對彭義等三名是日各  
有遞傳文書天道昭昭焉可厚誣臣契勘妄以彭義  
平日蹤跡可疑執為凶身迪功郎江寧縣尉應文炳

也信憑縣尉所申而誤勘者奉議郎知江寧縣趙與  
稀也信憑本縣所申而誤勘者文林郎建康府右司  
理參軍王湘也又據信州申鉉山縣姜于八被殺  
之獄如巡尉及本縣所勘則以葉辛乙為凶身及本  
州審勘葉辛乙者行止分明於殺人事了無關涉時  
鉉山宰黃辛叟方遭對移獄成吏手而終始共誤者  
修職郎鉉山縣尉趙彥搗武經郎巡檢沈緯也臣已  
將逐項寨兵及推吏等人分頭研究施行外謹按張  
記潘釜俱碎大藩各无頭過但此一事過亦不少且  
茶鹽固吏卒廳然捕私販也必有賊差捕卒也必有

時今信无根之白詞給循環之引歷使之數十為群  
縱虎出押為民患前轍覆已後車不懲臣以為殺人  
與挺與及寨卒也殺以政二倅也先賢有攬涕書  
私販之獄者二倅豈未之聞也應文炳趙彥搗沈緯  
但畏凶人之未獲不察平人之非辜趙與稀王湘付  
獄事於吏手視人命為物臣視此七人者皆不可以  
問內不記與稀文炳俱以去官餘見在任欲乞特發  
睿斷將記釜各與稀湘文炳彥搗各與免官已替  
人與罷新任以戒鞠獄失寔執誣平人者

貼黃

臣竊見保義郎權寧國府管界巡檢吳杓從義郎  
權宣城縣麻姑巡權劉椿皆是攝官寔縱寨卒  
賊殺人不辜瑣瑣蟻虱不足以污簡書然寨卒害  
民極矣若寨官漏網繼之者將以為常欲望  
睿慈斷並賜錫責以儆後來

按饒州路分葉淮奏狀

臣竊惟瀕江當多事之日管軍非養病之地伏見武  
翼郎江西南東路兵馬副都監饒州駐劄葉以去歲  
八月到任臣見其形神困憊氣息奄奄具飯招之辭  
疾不至初謂偶然既而深居簡出為常今春 聖節

溥率同慶穿乘赴宴不為勞苦又辭疾不至臣以此  
知其不堪勉強矣若膂力既憊智畧可采猶可覲其  
以護昨者散賞給錢支月糧米幾失伍淮不能詰臣  
亟榜曉諭而後定健兒月請科錢五薄而軍典逐名  
抽除八文淮廳下衙兵司抽除十一文每人僅餘百  
金卒有後言淮不罪減刻者而反怒被減刻者臣又  
為區區以息眾譁其人衰頹如此昏憤如此兼不檢  
下又不恤士如此緩急何足仗哉欲乞

睿斷將淮姑與祿仍催差下人疾速之任或未差人  
即乞於大使臣選經行陣有智畧之人俾填見缺庶

幾一郡軍政不至廢弛須至申聞者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七十九

第35424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2
図書館 19

復林外生外全錄

号	平
SEITE	取
	半
	大
	讀

秀



